

1982年末,我转业到市文联,被临时安排帮助编“文革”大事记和其他杂事。说是文联牵头,实际是在搞作协“大事记”。作协在十年动乱中属“重灾区”,老作家几乎都先后靠边,无一幸免。刚开始,我看到巴金、叶以群、孔罗荪、吴强、王西彦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可想其受难也就越多。

在编年过程中,我对已奉调至京任职的文艺评论家罗荪先生有了最初的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哈尔滨邮局工作的罗荪创作了长篇小说《新坟》《暗》,继而创建了文学团体“蓓蕾社”。哈尔滨沦陷后,他辗转武汉、重庆、南京,与冯乃超等合作创办了《战斗旬刊》,还担任《文学月报》主编。这一时期,他与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任职的巴金相识。所以,1954年2月从南京市文联副主席调上海作协任秘书长时,作协主席巴金见是多年不见的罗荪来当作协的“管家”,很是高兴。他与夫人萧珊邀请靳以、陶斯琼夫妇在淮海路上的天鹅阁西餐馆为罗荪夫妇接风洗尘。这顿情意浓浓的西餐,使罗荪夫妇俩相隔四十年后仍然感念。我与徐钤赴京看望罗荪时,他的夫人周玉屏还给我们说起这餐饭呢。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两度奔赴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出席各种会议及出国访问,常不沾家,只能凭借鸿雁传书互通信息。我无论在给巴老读《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时,还是在“全集”日记卷里,看到罗荪的名字都最多,还看到巴金给萧珊的信里常说“有事找罗荪商量”的附言。1960年末,巴金带着创作计划到家乡成都小住。不久,他就接到萧珊来信,说巴金的继母被查出肝癌,而且是晚期。为了让巴金的创作不受影响,她在信中说: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很高,希望你这次能写出长篇章,我何忍来扰乱你!我见罗荪商量过,罗荪支持我的意见(见《家书》373页1960年11月28日给巴金信)。

从老太太入院治疗,到逝世后料理后事,罗荪都协助巴金家人,全程参与。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罗荪与统战部长陈同生一起为巴金的继母选墓地、挑棺木、立墓碑,甚至连运送建材的车辆等琐碎小事,他俩也过问、解决。巴金的亲属们对此非常满意。萧珊在给巴金的信中写道:“这次事情陈同生和罗荪都帮了我不少忙,尤其是精神上给了我不少支持,使我感到非常温暖。他们都要再三要我向你致意,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按时完成创作任务。”(见《家书》377页1960年11月2日给巴金信)

巴金在成都的四个月中完成了短篇小说《李大海》《军长的心》及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三同志》。《三同志》这部小说是他继1946年创作《寒夜》后完成的唯一一部中篇小说。初稿写成后,巴金感到此作缺乏情节,几次大幅度修改后仍不满意。他只把它给萧珊看过,她读后看法与他一样,巴金便把它搁置一旁了。

1977年,作协恢复,准备创刊《上海文艺》(《上海文学》前身),罗荪向巴老组稿,建议从《三同志》中抽几章发表。经岁月的沉淀,巴老对此作心灰意冷,决心丢开这个废品,重新创作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在《上海文艺》发表。后来,他把《三同志》收入“全集”是为吸取教训而立此存照的。在《巴金全集》第20卷中的《三同志》篇名前,巴老特为读者写下了检讨式的话:

南朝清商小乐府轻便好读,大多五言四句,《乐府诗集》里收了五百来篇,整个读下来也花不了多久,其中主体集中在吴声和西曲两块。这些短篇乐歌内容很多集中在写相思爱恋方面,情辞新切,占艳斑斓,出自佚名作者的居多,而且因为是配合新声的伎乐歌辞,跟通常读到的文人诗歌风格感觉不大一样,很容易给初读者以新奇鲜明的印象。

吴声歌曲中著名的如《子夜歌》,所说最早创自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当然后来陆续加入后人的作品,主要还是情歌,有的相当可喜: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气清明月朗,夜与君共嬉。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

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三唤不一应,有何比松柏。

依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

第一首描述了爆发如云的女子在情人面前的妩媚,第二首是明月下的嬉游唱和,后两首则是埋怨口吻,埋怨对方不爱自己,或者以自己像北极星一样不动摇的真心,反衬对方的心思如同太阳朝东暮西。当时语言中常把情人称作“欢”,自称多曰“依”,也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如同亲见市井小儿女的呢昵情态。吴声中还有不少别的组歌,像《欢闻变歌》《读曲歌》等。总之,吴歌主题是相思爱恋,衬以易逝的青春与人生,欢乐少而哀情多,常常呈现出绮丽又忧伤的情调。

有些歌曲是对歌的形式,像以下两



「文汇报笔会」
微信公众账号

我写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巴金
九〇年一月八日
我在《家书》中看到,巴金在成都患感冒了还熬夜写作。萧珊得知巴金感冒后,托人捎去了保暖的棉裤,罗荪寄去了全国粮票。由于这时忙于各种社交活动,把创作当“任务”来完成,写出的作品连自己也懒得读。为了不让别人重蹈自己的覆辙,巴老曾为作家赵丽宏题写“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两句话他在不同场合还跟其他青年作家多次说过。

我是在一帧“劫后的笑声”照片上把罗荪的名字和他的“真容”对上号的。1977年12月,罗荪与巴老、柯灵、王西彦、张乐平、师陀、李济生相聚在启封不久的巴老书房里。大家为巴金的小说《家》再版喜笑颜开,预感到文艺的春天已不远了……

1978年2月,中国作协调罗荪去北京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艺报》主编。赴任前,诗人辛笛在绿杨邨酒家宴请巴老、小林并为罗荪夫妇饯行。

巴金在京走访朋友时,看到沈从文的住房局逼仄仄,屋里连写字桌都没有,夫妇俩只能轮流使用一张小茶桌。他在给罗荪到京上任后的第二封信中就提出:“我将为三家的房子奋斗,即沈从文、汝龙、丽尼夫人许严三家,希望您和荒煤、沙汀帮忙。落实政策嘛,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这样困难?”“现在做事情总是拖,总是推,我们就总是催吧。”(见1979年2月10日给罗荪的信)罗荪了解巴老急切的心情,他努力地奔走。当巴老听说沈从文后来换了宽敞的住处,不用下楼,可以让人搀扶着在屋里散步,他为老朋友高兴。

巴老每次到北京,总会抽时间同罗荪一道看望老友或其遗孀。就拿1981年赴京开会期间来说,他偕到丰富胡同看望老舍夫人胡絮青,又登门拜访了叶圣陶先生等,还出席了在和乎门烤鸭店祝贺郑振铎夫人八十寿宴的活动。回上

海后,巴老给罗荪的信中写道:“在京见面多次,虽然谈得不多,但很高兴。”

同年4月20日,巴老在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被公推为中国作协主席团代理主席(后在第三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这样,罗荪与巴老再度牵手,又成了工作上的“好搭档”。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老晚年的一大心愿,罗荪也是巴老最早告诉这设想的友人之一。他在给罗荪的信中说:“我在搁笔之前还想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谈过,他来信说你也赞成,不妨请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赠资料外,还可以捐点钱,我看作协来创办最好,政府拨给一所房屋就行了。”(见1981年1月21日给罗荪的信)

同年10月,成立建馆筹备委员会,罗荪任主任委员。我读了在此期间巴老给罗荪的24封信,其中有11封是围绕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而展开的。经过几年的奔波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在1985年1月5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首任馆长为杨型,巴老和罗荪为名誉馆长。3月25日开馆典礼上,老舍之子、副馆长舒乙说,巴老坐在那儿,二话不说就掏口袋,把一包刚拿到的稿费连钢镚儿都掏了出来,全交给了文学馆。我曾听那天参会人士介绍说此事是有的,但其中也有“老北京”说话时的“艺术夸张”味。

2019年7月,小林在微信群转来一封1990年巴老给杨型的“长信”。我欲从《巴金全集》“书信卷”中求证,结果发现这封信失收。巴老在信中写道:

杨型同志:

上月廿八日来信早已收到,只是因为最近忙又不听指挥,写字仿佛参加一场海后,巴老给罗荪的信中写道:“在京见面多次,虽然谈得不多,但很高兴。”

同年10月,成立建馆筹备委员会,罗荪任主任委员。我读了在此期间巴老给罗荪的24封信,其中有11封是围绕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而展开的。经过几年的奔波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在1985年1月5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首任馆长为杨型,巴老和罗荪为名誉馆长。3月25日开馆典礼上,老舍之子、副馆长舒乙说,巴老坐在那儿,二话不说就掏口袋,把一包刚拿到的稿费连钢镚儿都掏了出来,全交给了文学馆。我曾听那天参会人士介绍说此事是有的,但其中也有“老北京”说话时的“艺术夸张”味。

2019年7月,小林在微信群转来一封1990年巴老给杨型的“长信”。我欲从《巴金全集》“书信卷”中求证,结果发现这封信失收。巴老在信中写道:

杨型同志:
上月廿八日来信早已收到,只是因为最近忙又不听指挥,写字仿佛参加一

场战斗,感到十分吃力,拖了好几天才回信,而且只能写短短的一页。关于文学馆,您讲得对。但我只是一个赞助人,我愿意在旁边呐喊助威。我不是领导,也不是工作人员,但只要对文学馆的存在和发展有用,我愿奉献我最后的力量。不论它由作协领导,或档案馆领导,只要它能存在、能发展,我都同意,你们考虑问题,不要管我。我没意见,我不是资本家,也不是侨商,我捐赠的三十九万人民币都是个人稿费收入,我关心我国文学事业的前途,我爱这个事业,我相信您也爱这个事业。别的不用多讲了。我再讲一次,今后我仍愿意为文学馆出力,也不干扰文学馆的事情。

祝
好!

巴金
十二月七

这封沉寂了近三十年的信,不是杨型之子杨冀发微信传友人,还难以见天日呢。巴老为建立现代文学馆,主动提出捐献自己的稿费,但有言在先——他对罗荪说:“所有稿酬都送给文学馆。但这种办法绝不能宣传、推广,请不要对外人讲。钱汇来请筹委会作为捐款收下就是了。”(见1982年3月16日给罗荪的信)这大概是杨型生前一直把这封信“雪藏”的原因吧。

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的第二天,罗荪因患小脑萎缩症,记忆逐渐衰退而少言寡语。巴老得知后在信中说:“有时想起你们,急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见面。”他期盼罗荪的病逐渐好转起来。

3. 二年,罗荪因患小脑萎缩症,记忆逐渐衰退而少言寡语。巴老得知后在信中说:“有时想起你们,急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见面。”他期盼罗荪的病逐渐好转起来。

1962年,(坐着从左往右)罗荪、刘白羽、秦怡、中岛健藏(日本友人)、阳翰笙、巴金合影



1962年,(坐着从左往右)罗荪、刘白羽、秦怡、中岛健藏(日本友人)、阳翰笙、巴金合影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在法国合影(从左往右: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

罗荪、巴老、小林、徐迟